

回顾与反思

刘峰 著



中央文献出版社

回顾与反思

刘 峰 著

中央文献出版社

前言

老了，从工作岗位退下来，让新人接上去，长江后浪推前浪，这都是历史的必然！

1993年办理离休后，闲时翻阅过去写下的一些日记、笔记、文章和讲话文稿，这既打发了日子，更重要的是可以回过头来，再思考思考以往的岁月，哪些是幸福欢乐的，哪些是烦恼甚至是悲哀的，哪些事情做得对、办得好、对人民有益处，哪些是蠢事、错事、坏事，对不起群众。

写点往事给后代看，还可让孙子们知道爷爷的前半辈子是处于何种性质的社会，是怎么个活法，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里生活究竟是个什么模样？或许可以从中知点什么。后来虽然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干了几十年，但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，由于“左”的东西太多，也活得很辛苦。真正幸福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的改革开放年代。有了对比，才能让后辈们更珍惜当今这段美好的时光，立志开创更加幸福美好的未来！

几十年的人生道路，时间虽不算长，有艰辛，也有欢乐。现在趁自己还有精力，手还不抖，耳朵还不聋，眼睛还能看得清，先把手头累积的资料整理出来，汇编成集。但究竟能不能一口气坚持下去，还

要看看自己的毅力如何？情绪如何？这一切只有让时间来作证明。

这份资料于1997年修完第一稿，1999年6月再次翻阅，感到有许多地方没有说清，文字上也有许多问题，时间又过去近两年，觉得还有一些事情要加以补充，更重要的是，在后半生还有若干问题尚欠自我解剖精神，需要进一步予以正视，并作科学地分析，因此再花了一段时间进行修订，终于在2000年国庆前夕打印出来，这是第二次的修改稿。这一稿总共约近10万字，比1999年的修订稿增加3万字。

2010年8月开始，我再次翻阅以前写的东西，又进行了补充、整理和修改，最终写成30万字，共九章：一、我的童年；二、热血沸腾的六个年头；三、城市工作的十五年；四、“大跃进”在外砂；五、痛忆“文革”浩劫；六、真抓实干的四个年头；七、在汕头经济特区十年；八、参与构筑潮学殿堂二十年；九、晚年的两个情结。此外，还将以往保存的照片也作了一番整理。

有道是“十年磨一剑”，而我是近二十年才拼凑出这些文字。本想只留给家人看看而已，没想到能成书并与世人见面，算是如愿以偿了吧！

第一章

我的童年

1989年四代人（与父亲、
母亲、弟弟及侄孙女）合影。



和外孙女在一起。





与堂叔父刘才来、父亲、堂叔父、姑丈在一起。

目 录

前言 /1

第一章 我的童年 /1

- 第一节 我出生于泰国 /1
- 第二节 七岁时回到祖国 /2
- 第三节 念完小学六年 /4
- 第四节 饥荒年的我家 /6

第二章 热血沸腾的六个年头 /9

- 第一节 地下交通站 /9
- 第二节 他们都是“圣人” /13
- 第三节 撤退到泰国去 /14
- 第四节 船上巧遇 /16
- 第五节 带枪出逃 /17
- 第六节 千方百计筹资回国 /18
- 第七节 在潮揭丰边区的日子里 /19

第三章 城市工作的十五年 /23

- 第一节 从事青年工作 /25
- 第二节 错误伤害了部分同志 /27
- 第三节 到中央团校学习 /29
- 第四节 整风反右 /31

第四章 “大跃进”在外砂 /33

- 第一节 从黄槐到外砂 /33
- 第二节 跑步进入“共产主义” /35
- 第三节 穷过渡的“共产主义” /37
- 第四节 一平二调刮“共产风” /38
- 第五节 瞎指挥与强迫命令 /40
- 第六节 高指标与浮夸风 /42
- 第七节 历史的反思 /44

第五章 痛忆“文革”浩劫 /47

- 第一节 “文革”前夕 /47

- 第二节 “文革”正式登场 /50
- 第三节 在“牛栏”的日子里 /61
- 第四节 “解放”回汕 /76
- 第五节 无所作为的四个年头 /79
- 第六节 痛定思痛 /80
- 第七节 难以忘怀的“刘实姨” /82

第六章 真抓实干的四个年头 /83

- 第一节 帽子—风吹 /83
- 第二节 一封未发出的信 /84
- 第三节 以工作组名义进驻普宁 /85
- 第四节 第二次搞包产到户 /88
- 第五节 三项民心工程 /98
- 第六节 用全会精神统一全党思想 /101
- 第七节 一次开阔眼界的考察访问 /104

第七章 在汕头经济特区十年 /107

- 第一节 难得的机遇 /108
- 第二节 迎接各种挑战 /111
- 第三节 走求实之路 /123
- 第四节 重大的创举 /133
- 第五节 善待外资企业 /139
- 第六节 创办台湾工业区 /144
- 第七节 借用“外脑” /148
- 第八节 特区的高科技产业 /161
- 第九节 把特区扩大到市区 /163

第八章 参与构筑潮学殿堂二十年 /169

- 第一节 前十年为“潮学殿堂”打了基础 /169
- 第二节 后十年为侨批文化研究等工作尽了点力 /183
- 第三节 二十年的感悟 /186

第九章 晚年的两个情结 /191

- 第一节 家乡情结 /192
- 第二节 泰国情结 /199

附录 /204

第一章

我的童年

第一节 我出生于泰国

我出生于1929年8月25日（己巳年七月二十一日午时），这个具体时间是1995年我往泰国探亲时母亲告诉我的，以前我的简历都是填1929年3月，特此改正。我出生于泰国素板府一个偏僻的农村。我的父亲俗名刘亚瓠，字刘才茂，1902年在揭阳县桂林乡出生，1920年往泰国，1994年8月25日在泰国去世，终年93岁。母亲名叫林玩真，原籍澄海县溪南村，1907年出生，5岁随外祖父母一起到了泰国，2001年2月在泰国逝世，终年94岁。我的双亲都享有90岁以上的高寿。我出生在泰国的那个家住着我们老家的好几家亲人，包括我的大伯父刘亚友、细老叔父刘鲍鱼、堂叔父刘木贤、舅父陈如意，以及其它乡亲等。我的父亲究竟是哪一年往泰，据我推算，大约是在1920年前后。我在家里排行第一，是长男，还有一弟两妹。而我的伯父家却有子女九人，计五男四女，伯母是泰国本地人。老叔父也有两男两女，老叔婶是泰国的少数民

族——佬族人。

第二节 七岁时回到祖国

父亲告诉我，他往泰国后一直在伯父家帮助种田及做小生意，结婚后才从伯父家出来，独立过生活，生活一直较为清苦，经常得到外祖父母的关照。我的外祖父（原籍澄海溪南乡）在素板府所在地“暨前”做生意。我母亲有一位哥哥、两个妹妹，大舅父已逝世多年，死时87岁，舅母还健在。两个母姨，一个2000年1月在泰国仙逝，享年91岁。另一个在澄海市东里镇，2002年逝世，享年87岁。她们都儿孙满堂。

1935年，当我7岁时，由父亲带回祖国读书，目的是继承香火承宗接代。一起从泰国回来的还有鲍鱼老叔的儿子刘才来叔，因才来叔在家乡没直系亲人，就和我一起由我的养母和祖母带养。

我的家乡是揭阳县西门外桂林乡，是一个单一姓刘的大族。桂林乡建于明洪武六年（公元1373年），至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。据记载，桂林乡早年是一个杂姓混居地，几经变迁才成为刘氏一姓大族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人口已经超万人。桂林乡是个水乡，东南北三面环水，乡内小河交错，历史上以务农为生，经济落后，群众生活比较贫困。据记载，桂林自建乡以来，没有几人中举。桂林乡是革命老区。早在大革命时期就已有农会的组织并进行革命活动，抗日初期有几颗革命种子在那里落地生根，后来一直绵延不断，是一个革命的老根据地。桂林乡也是一个著名的侨乡。海外乡亲主要居住在新加坡、泰国，如在新加坡的桂林乡宗亲现在已有1000多户，建立了“桂林刘氏宗亲会”。在泰国的人也多，据说有1万多人。在其他各地侨居的合计也有这个数，甚至超过这个数。

我的居住地第八村，过去叫后厝村，是一个较小的自然村，也是在乡里较弱的一村。而我们家族的那一派系是村里的新灰埕派，那是人最少、也是最弱的一房。当时我的家庭，只有祖母、养母。祖母很慈祥，满头银丝，每天早晚都念佛，甚为虔诚。她们对我和才来叔都极为疼爱，现仍历历在目，记忆犹新。养母姓陈名亚米，是邻乡德南人，是一个童养媳，成年后家庭要她和我父亲成婚，据说我父亲很反对，后来只好服从。结婚不久，父

亲就到泰国去。养母没生育，包括后来泰国团聚也一直没生育。她一生活得很清苦，后在泰国仙逝，终年78岁。

以下，我把我们的家族史作一个叙述。就从我的老祖公那一辈子说起吧。我儿时，祖母曾拿过一幅画像给我们看，说那是我们家的老祖公，留着长须，头戴清朝的官帽，身着官服，究竟是何官衔？祖母说不清，这官是买的还是自己获得的也不清楚。总之，我的印象应该是个有钱人。育有三男一女。祖父排行第三叫刘海轻，大老伯父名叫海安，老姑叫海心，细老叔叫鲍鱼。据说有一次老祖父请客人，直呼海心、鲍鱼等上来，当时在座的客人都错认为是宴请的佳肴而愕然，其实是他直呼自己子女的名字。我儿时还曾听人家称呼我老大伯为海安少爷，有人曾讥笑他“好吹牛”，称之为“少爷风柜”。老大伯家还开了一家“轿铺”，有几部轿子可以出租，还在他住的楼下开了一家鸦片烟馆。看来，当时曾经是很风光的。正是由于他开了鸦片烟馆，因此也就招来一些不务正业者，给居住在那里的人带来不安全，旧社会流传着“鸦片一食，鸡就着掠”，对村里影响是很坏的。到我祖父这一代，虽仍有些风光，但总的已逐步衰落。

我祖父也生有三个儿子，大伯父名叫亚友，早年就往泰国。二伯父叫亚旋，小时卖给本乡另一家大户人家，曾在抗日期间任过村里的保长，有罪恶，解放初期曾来汕头找过我，诉说他的委屈，因我多少知他的一些底子，当时被我顶了回去，要他回到乡里去坦白交代自己的罪行，据说他后来死在牢狱里。我父亲刘才茂，排行第三。到了我父亲这一代人，家庭已经很衰败了。

1935年我与叔父刘才来从泰国回到家乡后，家里人也多了，除祖母、养母外，还从邻乡廖东村抱养了一个妹妹，1938年出生，抱来时才几个月，后来给她取名刘锦随，1946年和我与养母一起往泰国并在那里定居，现在泰国素板府一小市镇，经营小商，育有两男三女，其中有两个大学生，现都已长大成人，家庭小康。2006年3月我往泰国探亲，久别重逢，很热情。后来她和另一个妹妹锦凤也一起来汕探亲，这是她离开家乡60年后旧地重游。在泰国我还有一个胞弟和一个胞妹，我的弟弟锦昌1934年出生，现在泰国素板府红咭叻一个小农村赋闲在家。他育有四男两女，其中有四个是大学毕业生，并都有成就。大儿子及三儿

子分别开办了颇具规模的碾米厂，事业甚为成功，二儿子办一家五金制品厂，第四女儿在他的哥哥碾米厂负责财务，另有一男孩子和一女孩子分别在曼谷政府部门工作。我的胞妹锦凤1940年出生，在泰国曼谷拉玛医院当护士长（2000年已退休），育有一男一女，都是大学生，都到美国深造过，现在回到泰国经商。胞妹先后于1996年及2006年两次回家乡探亲。

我原名刘锦丰，参加革命工作时因怕连累家人、亲戚，因此改名刘峰。回国后靠侨汇过活，家里只有两间破旧房屋，而且分隔在两个地方，大的20多平方，小的才10左右平方，另有一个厕池，晒谷用的谷埕是几家人合建的。我回国的起初几年，靠侨汇过日子还好过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侨汇中断，日子不好过。我只念完小学六年，而才来叔也只读完小学四年就无法读下去了。我写的自传说是华侨出身，那时因家乡尚未土改，后来家乡来函证明我出身贫民，本人成份也是贫民，我个人认为应该定为贫农才对。

第三节 念完小学六年

太平洋战争爆发后，侨汇中断，家庭经济陷入困境。1942年开始，我再没有上学的机会。当时曾有人要我往揭阳师范读书，说有补助大米及奖学金，但当时祖母极力反对，认为没有这种好事，可能将来要去打仗而不同意。念完高小，按本乡惯例已是“秀才”了，每年祭祖时，只要穿上长衫往祠堂祭拜，就可以领猪肉一斤。我也享受过，当然长衫是借别人的。家乡在抗日初期就有革命活动，我记得读小学四年级时，曾和小同学一起参加抗日宣传晚会，在村里办的裕德学校前面临时搭起一个舞台，我和小朋友们一起在台上唱着“你勿看我奴仔鬼，奴仔细细上色水（活跃），衫袖卷到猫鼠仔（手臂），裤脚卷到脚大腿，欲来去，欲来去，打倒日本鬼，饶（追赶）呀饶，饶到门脚口，遇到汉奸大走狗，吠呀吠，跳呀跳，分我一下踢，死翘翘呀死翘翘！”边唱边跳边比划。近年才知道这首歌词是老同志王亚夫编写的。

1940年我在本乡梦花小学读高小，当时处于抗日高潮，共产党领导

的群众组织都很活跃。梦花小学当时的校长倪捷旻，共产党员，揭阳新亨人（在抗日前线牺牲，已追认为烈士），我第一次听的“共产主义天堂”、“剥削”、“阶级”、“阶级斗争”，都是在这个时候他讲的，他当时讲的要翻身，要铲除剥削，要人人有田种，有平等自由，只有革命才能办到，对我的幼小心灵是一次启蒙教育。当时王琴、黄仲裴等共产党员和部分进步人士也在梦花小学或邻近小学教书。课堂上得到教育，而现实生活也是极端残酷。桂林乡是侨乡，许多人靠侨汇过生活，自从侨汇中断之后，乡亲们生活都十分艰苦，高租重利盘剥了人，同时也教育了人。那时，我家租种1.2亩田，每年铁租4石，所谓铁租就是无论你有收无收、收多或收少，都要如数如期缴还田租。高利贷的盘剥更惊人，流行着月利息与母钱成倍增加的重利，也出现过“日仔利”之类的盘剥手段，它是以天计算利息的。当时的桂林乡流传着有“三大妖”——一先基、二步齐、三敬祝，说的是这三个人都靠高利贷剥削而吃人的，其中以刘先基最甚，他自称是三妖中的生毛A。你欠租欠贷如不能如期偿还，牵猪剥鼎、封门锁门的惨景时有所闻。而这些高租重利者都是乡里的强房大族，谁都惹不起的。

说到强房大族，我在这里讲自己一件终身难忘的往事。为了家里的烧饭柴草，要靠自己到外面去捡来，有一次我到离家有两里地的“序尾头”铲草根，看到一个祖坟，坟上草皮很好，我用锄头把它锄了下来晒干拿回家里作火烧，哪知却闯下了大祸，这个祖坟是本村一个强房的祖坟，以保长刘先浩为代表，他们找上门来，气势汹汹地威胁说，要我们保证他的家族一年之内不发生意外，否则一切责任要由我们承担。那一年全家人都惶惶不安，尤其是我祖母更甚，几乎天天求神佛保佑。在这些残酷的现实面前，当听说革命可以铲除剥削、人欺压人，这是多么好的社会呀！旧社会的丑恶现象深刻烙印在我脑子里，使我在后来的生涯中对那些丑恶的社会现象深恶痛绝。但另一方面，当这种自然朴素的阶级仇恨，还未提升到理性高度去作辩证分析，所以有时也就容易带来了偏激、过左的情绪。我回顾解放后至党的八届二中全会前，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中党内长期“左”的错误很适合我那种朴素的阶级感情，因此在执行那种“左”的东西时，总是没有过怀疑，更不可能有过抵制。


第四节 饥荒年的我家

1941年高小毕业后，我在家里种田，生活处于最困难的境地，我母亲一面在“锦顺隆”碾米店做雇工，为其推磨碾米，一天10个小时的劳动，而报酬是一筒米（只有8两）。另一方面又在本乡租了1亩2分地来耕种，每年需付出租谷4石，我家既无牛、犁、耙、水车，又缺劳力、本钱。要种好这1亩2分地谈何容易，许多重活还要靠我德南乡的外祖父支持。外祖父那时也不富裕，自己也是种田过活。因此这种帮忙，毕竟也是有限的。比如插完秧的除草施肥、车水等经常性的田间管理，就只好靠母亲和我了（才来叔读完小学四年后，因家境困难，到了外村为别人打工去了）。施肥是一项很繁重的农活。田地离我家还有3里左右，每次都挑几十担水肥才能过关，而且每种一造要两至三次，这对我俩这弱小母子来说，是一个极为繁重的任务，但为了生存再艰苦也要咬着牙坚持下来。不仅如此，有时外祖父耕牛忙不过来，还得自己用锄头去翻土，那也是一种很辛苦的农活，也曾和邻居合作过“拖竹耙”，这种农活更为辛苦，如果两人力均还好些，如大小差距太多，那种辛苦味道真难形容。由于侨汇中断，家里可供典卖的旧物毕竟很有限，只好硬着头皮去借贷，收冬前借一斗米，收冬后要还二斗，因此当收获时，还了“铁租”，还了借贷，所剩无几。收获后新的困难又开始了，又再次进行痛苦的循环。

1943年是潮汕的“饥荒年”，原因之一是久旱不雨，从1942年10月开始至1943年5月18日旱情才得到解除，遍地干枯，当时各地的水源奇缺，为了浇一次稻，要靠五六盘水车，甚至七八盘车才能车到一点水，吊在水车上面，肚子饿、脚皮肿，其惨状回忆起来，令人毛骨悚然。大旱造成了两造稻谷都歉收。更为严重的是官商勾结，囤积居奇，大搞粮食投机倒把，哄抬粮价，大发横财，1942年底大米每斗（20司马斤）83元，1943年2月底涨至260元，5月竟涨至于500元。由于垄断，有钱也买不到米，而桂林是侨乡，侨汇中断根本无钱买米。在饥饿的情况下出现了霍乱病，农村既缺医又少药，有药你也无钱买，这种病很快就在农村蔓延开来，死的很多人死了连个棺材也难找到，起初由家人或善堂弄几片木板装钉后就去埋了，直至后来因死人很多，善堂也无能为力，只有用竹席裹尸，草草埋了。

我的堂叔父亚任全家4口人，住在离村落较远的破窑里，当人们发现时，已经死去了好几天，其中还有一个最小的孩子伏在死去的母亲枯干的乳房上吃乳，后来经多方救治才活下来。在这个时候，谣言四起，传来了江西某些地方到处都有粮仓未开，鸡鸭蛋随地可检，这时稍有点东西可典卖的，典卖后全家都往江西逃荒，一支扁担两只箩，一头小孩一头杂物，离乡背井，开始大逃荒。我村出去的人，几个能回来？！原来在楼里一起学习的几位进步青年刘百雄等4人，一起上江西，只剩一人后来逃到汕头来。据解放后调查，揭阳县1942年末至1943年全县饿死者有68366人，逃往江西、福建省24265人，被贩卖或拐卖的少女幼婴22333人，是揭阳近现代史上一次最严重的灾难。

桂林乡应是全县重灾乡之一，乡里人除了种田外，并没有其它副业。更重要的是历来主要收入靠侨汇。当侨汇中断，没有钱买米度日，又靠什么维生呢？许多人就只得靠野菜、树叶、芭蕉头、观音土、谷糠充饥。就我的亲身经历，自己吃过的东西一共有如下各种食品：吃得最多的是凉粉（俗称“草粿”），自己做的，那种食品全是水份，充不了饥的；还有就是粗糠炒盐，向碾米商乞求一些粗谷糠，拿回来后自己再粉碎加工，然后掺点盐水炒着吃，因粗糠炒盐很枯干，吃下去，两三天都不能大便，有时需要用温水放在屁股下熏，促使大便融解，有时还需要母亲帮忙才能把它拉下来，其痛苦程度是难以想像的；此外，青金叶（一种树叶）、甲仔芋、猴头、芭蕉头、芋茎、稗、龙眼核、荔枝核等，也都被拿来充饥。上述这些根、块、叶，除了青金叶、稗、芋茎，其余都有苦涩味，不经过加工都难以咽下去。在饥荒年，我们都学会了加工方法，把这些物品进行无数次加工，用水不断浸洗，去其涩味、毒性，然后，有的炒着吃，如甲仔芋、芭蕉头丝。龙眼核、荔枝核则经过浸洗后剩下的碾粉把它蒸成块，可直接食用，那可算是佳品呀！有时在厕池里钓小青蛙回家炒着吃。吃一顿停二顿，半食半饿那是经常的事情。因此，当时农村就流传着两顿“免党”（和缅甸谐音）、一顿“停”（和潮汕方言另一种食法相同音），形容饥饿的情形。母亲有一天问我，家里还有一个舀水的铜勺，说可换钱，也可换米，也可买猪肉，其价值是一筒米（8两重），或买一斤猪肉！经商量后，还是决定去换一斤猪肉，买回来后，白肉部分煎了油，以后可用，赤肉部分，一家四口吃了一顿，那很久不见的猪肉吃得真香，也算是最大的改善了。全家4人，妹妹



水肿，皮包着骨头，母亲、祖母也都有水肿病。为了维持最起码的生活，祖母厚着脸皮向我那个伯父刘亚旋贷点钱，让我做小买卖，但他的条件要抵押，无奈何，把我们仅有的住房抵押了，这哪里是至亲骨肉，完全是血淋淋的吃人社会，是六亲不认的阶级社会呀！我贷了这点钱，就和人家一起到普宁的大坝圩去贩鸟梨回来卖。有一天我刚要出门，祖母说昨晚拉肚子，但因约好了人，无法留下来照顾她，等下午回来时，祖母已奄奄一息，过了不久也就逝世了。那时只有买了几块木板做成棺材，将祖母草草埋葬了。

饥荒年，揭阳县、桂林乡这段难以忘怀的历史，应该让年青一代人有所了解及认识。